



朗读

□魏人彪

耿艳菊女士有一篇千字文，是《读书给花听》，那样浪漫的情怀和举止叫我好生感动。

我不知道，现在的小学是否还有早读课，满校园朗朗的读书声，是否在朝阳东升的那一刻，依然会被映得一片彤红、一片闪亮？

七点十五分，如果是深冬季节，天色微暗，同学们都已在教室里落座，班长或者学习委员便站立起来，领读课文的第一句，然后全班同学一起齐声跟读：“……到了晚上，暴风雪更加疯狂，羊群在风雪的呼啸中朝东南方狂奔着。在紧紧追赶羊群的时候，小姐妹俩怕在奔跑中散失，便机智地相互高喊‘龙——梅’、‘玉——荣’……”那是近半个世纪前，我们小学时的早读课。

有时迟到了，走在七弯八拐的巷子里，远远地，可以听得见从学校传过来的朗读声，各班读的是不同的课文，所以此起彼伏，或合成嘈杂一片。

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龚，名字是龚以什么，因为学校里龚姓的老师有几个，就取了中间的字，叫他“以”老师。以老师大概五十开外，矮个，微胖，雪白的头发已呈单薄，颈部有些僵，有时候他匆匆赶来上课，后面脖颈上扎着一枚闪闪发亮的银针，唬得小小年纪的我们心中发怵。以老师教的是语文课。他常常用粉笔头“笃笃笃”地敲着讲台，挣扎着伸长脖子朝我们喊，大点声，大点声，读书读书，就是要读出声来的。他应该是很喜欢他教授的这门课程的，每次教学新课文前，他都会在班上自己先将全文朗读一遍。假如新课文是唐诗宋词，那么，他一定闭上了眼睛，在课桌之间的走道来回踱着，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，摇头晃脑，如痴如醉，一副难以自拔的样子。

记得有一篇课文是《智取威虎山》剧本片断，杨子荣和座山雕、逃回来的栾平斗智斗勇一节，以老师点名让我和另外两名同学站起，分配角色来读。这样的教与学，同学们感到分外新鲜、新奇，教室里的气氛也由此变得有些兴奋起来，哪个读破了句子，哪个口里含着生字磕磕巴巴，都会引起一阵善意的轻轻嬉笑。因为分给我的角色是杨子荣，是英雄，心里边为此甜甜地开心了整整一周。

后来，读书变成了看书。在单位办公室，或夜晚在家里书桌前柔和的灯光下，一杯绿茶，摊开书，慢慢地看。

几十年来，我看过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不少，但真正一字不落地朗读下来的只有两本，一本是莎士比亚的剧作《哈姆雷特》，另一本是夏洛蒂·勃朗特的《简爱》。这两本书优美、华丽如诗的语言，诱惑了我。

朗读《简爱》，大约持续了近两个月的时间。那时，我在宁海茶厂工作，二十几岁，正是很“文艺”的年纪。茶厂位于县城郊区，辛岭乡双水村西北角，一块由西东流的洋溪和由北南流的干溪相汇冲积而成的滩地上。若是风和日丽，我将黄色的帆布挎包一背，就往溪边去。那儿可是读书的好地方呢，在一头扑进溪水中的光滑的大岩石上，立也可，坐也行，背后是沉静的小山，几缕清风，脚下一支清流，天地之间无有一丝干扰，任由我捧书自在而读。读着，读着，就将自己读成了简爱，读成了罗切斯特，读成了贝茜·里德太太，甚至读成了“清澈的山溪”，读成了溪流里的“暗色的石块和闪亮的涡流”，读得亦喜亦悲，读得日薄西山，欲罢不能。

合上书本，撩起一片溪水，洗脸，润喉，这样的时刻，我会觉得最是气清、舒爽。

前一阵子，看央视董卿主持的栏目《朗读者》，自己心里面就有些“异动”，便从书柜中抽出《简爱》来，想着重温从前。不料，读了不满两页，气不匀了，头脑也有些晕眩，只得放下。

看来，朗读也是需要年龄和体力的支撑的。当然，能读几页就读几页吧，有声的阅读一定比默读更能触动心灵，因为，这将是一次内生式的沉浸过程。

录音机

□俞亚素

母亲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喜欢高声说话，喜欢搓搓麻将，活脱脱一枚世俗的农村大妈。但是我知道，母亲的骨子里其实潜伏着不少文艺细胞，以她卧室里的五斗橱上那一台用旧丝巾盖着的梅花牌录音机为证！

这上了岁数的录音机啊，承载着我们当年多少欢乐和趣味。至今回味起来，依然有一抹甜甜的馨香掠过心空。

记得那是一个暑假的午后，父亲不在家。母亲偷偷地拎回一个大箱子，又急匆匆地把我们姐妹仨召集起来。打开包装一看，读初中的姐姐不由一声惊呼，哇！录音机啊！母亲不由得意地一笑，可是不久又晴转多云了。她皱着眉头苦恼地说，你们仨一定要帮我的忙！

嗯！我们姐妹仨还没听母亲说要帮什么忙，便异口同声地应下了。

母亲又笑了，然后不好意思地说，录音机是买了，可是你们这个暑假的棒冰没得吃了。啊？！我们这才发觉入了母亲的套。

这竟然只是第一个忙。还有第二个忙，母亲希望我们跟父亲撒撒娇，说是我们想买录音机，而不是母亲。嘿嘿，我明白了，我那父亲是一个没有半点文艺细胞的人，录音机于他，既不中看又不中用。但他有一个致命的“缺点”——疼女儿。为了家庭的和睦，这个忙，我们帮得义不容辞。

居然还有第三个忙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母亲打算去购买一些磁带。所以，这钱还得从平时的菜钱里扣。我们仨无言以对，能说什么呢？这可是在母权盛行的年代，母亲能给我们打一枚预防针已经相当民主了。

后来，那个暑假，我们真的很少吃鱼虾蟹，餐桌上翻来覆去都是那几盘自家种的蔬菜，带豆、茄子、丝瓜等。好在家里养了鸡，还有鸡蛋可以吃。这个暑假，唯有耳朵最有福气，天天享受着美妙的歌声。

是的，整个暑假，母亲天天放着台湾甜妹韩宝仪的歌。其中一首《粉红色的回忆》最是朗朗上口：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，压心底压心底，不能告诉你。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，我又想起你。多甜蜜多甜蜜，怎能忘记？不能忘记你，把你写在日记里。不能忘记你，心里想的还是你。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，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……

这个暑假，这个夏天，我虽然年纪小，还不曾拥有浪漫的一个“你”，却意外拥有了一个浪漫的夏季。当然，何止是我，只恐另外三个也是深陷于粉红色的回忆中吧。可怜我那父亲，每天看着我们娘儿四个痴痴癫癫地沉浸在韩宝仪的歌声中，他脸上的表情变化无穷，有崩溃，有无奈，有茫然，还有不解。多年后，父亲坦言，韩宝仪的歌唱得他心烦头痛，有一次差点想砸了录音机，可是一想到以一敌四的局面，只得默默地隐忍着。

韩宝仪的歌终于听得差不多了，母亲又买了几盒黄宪高的滑稽越剧换换口味，不料竟把父亲也吸引了过来。于是，有一段日子，我们家天天传出越剧和笑声，笑声一半来自录音机，一半来自父亲。让我哭笑不得的是，有一盒“方卿见姑”的滑稽越剧，父亲翻来覆去听了不下几百遍，每听一遍都会跟着哈哈大笑。这下子，换成我要崩溃了。

算是父母的功劳吧，韩宝仪的歌也好，滑稽越剧也好，我听得早已能倒背如流。母亲灵机一动，又想出一招新花样。她买来几盒空白磁带，给我们姐妹仨录歌。这事儿有趣，我和姐妹俩兴致勃勃地唱了一首又一首。然后，我们把它们放出来听，虽然没有伴奏，只是清唱，可是心里真的老快活。

说起录歌还有两个小插曲。一次是我们录得忘记了时间，父亲回家时，灶头还是冷的。眼见父亲要发火，母亲急中生智，把我们录下来的歌放给父亲听，父亲果然咧开嘴笑了。女儿的歌声，那是可以解饥解渴解乏的呀！还有一次，我们正在录歌，父亲不知，急匆匆地走进来，大声地喊了一声母亲的名字。可想而知，磁带里就留下了父亲不和谐的声音。母亲当时很恼怒，埋怨他破坏了女儿们的歌声。父亲不好意思地用手一直握着嘴，不敢再说话。回想起父亲当时的神情，我忍不住笑了，眼里却有些潮湿。

随着我们的长大，录音机也悄悄地退出了我们的生活，它默默地留在了旧时光里。偶尔去父母的卧室，不经意地瞥了它一眼，发现它隐隐流露着老者的慈爱与亲切，仿佛竟是我们家中的一位至亲。

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……耳边似乎又响起韩宝仪的歌声。

新中国

70



华诞之

老物件的故事

总第6754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